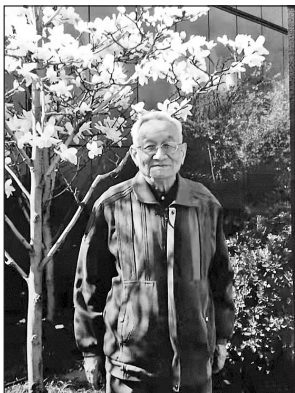


完成清华地下党任务的一次难忘回忆

○李维统（1951届电机）



李维统学长（二〇二二年）

李维统，1927年出生，山东泰安人，1947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，194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先后担任煤炭部教育司副司长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秘书长、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教育参赞等职。现居北京。

1947年，我不想继续在齐鲁大学读化学，想去北平考大学。父亲给了我路费，我终于来到北平。我借住在一个亲戚家里，一共投考了五所大学：清华大学、北洋大学、北平铁道管理学院、北平师范学院和唐山工学院。最后只有北平铁道管理学院没取，其实我通过了这个学校的笔试，但口试没过。口试时考官问我：“你对现在学生上街闹事怎么看？”我不假思索地回答：“我赞成学生运动。”“政府给你们吃，给你们穿，还给你们奖学金，你们为什么还反对政府？”“工人、农民

没吃的啊，学生是为他们请愿。”那人听完我的话冷笑了一声，没再说话。估计是因为我的这些话没被录取。

我考入清华时，正是国统区学生运动风起云涌、方兴未艾之时。清华学生中的地下党极其活跃，各种学生社团大多是由地下党及其外围组织领导的。受到校园气氛的影响，这个时期我课余读了很多左派的作品，如艾思奇的《大众哲学》、吴锡光的《冀东行》等。我深受这些新思潮的影响并开始接受共产党的很多主张。我的思想倾向很快被地下党注意到了。我在济南中学时的学长刘崇仁（后改名高原，曾任北京市科委副主任）比我早一年考进清华，这时就来找我交谈，谈人生，谈理想，谈国家民族的前途。次年3月，我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“中国民主青年联盟”，又经过组织一段时间的考察后，我于9月秘密加入了共产党，刘崇仁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并单线联系。

入党后，我经历了多次学生运动的洗礼，但有一次完成地下党交给的任务最为难忘，值得一记。

1948年8月19日，国民党华北剿总分两批宣布了约300人的逮捕名单，并在北平各报上公布。同时宣布这些人一旦“落网”，将送北平特种刑事法庭审判。公布名单时他们已派人包围了清华园，这就是有名的“八一九大逮捕”。由于梅贻琦校长的坚持，军警没有立即进校园捕人，但

□ 值年园地

不许学生出入。虽然正值暑假，可很多学生没有回家，在地下党的领导下，学生们日夜轮流把守校门，巡逻校园。

一天夜里约三四点钟，我一个人正在宿舍睡觉。那时我住在善斋二层，同室的同学都回家了，门没有锁。一个黑影忽然闪进我的宿舍，一屁股坐在床上把我推醒。我惊了一下，黑暗中还没看清是谁呢，那个黑影就低声说：“快起来！组织上决定叫你送我去，天亮前就得离开。”从声音我听出是生物系的王承燧（1946入学，生物系，后曾任大连工业大学党委书记）。王是剿总名单上要逮捕的学生之一，但自从报上公布名单后我就再没见过他，更不知道他还在校内。我丝毫没有思想准备，赶紧爬起来，醒了醒神，问：“送你去哪儿？”“你送我到城里。那里会有人送我去解放区。”“怎么送？咱们怎么出去？”“我们这两天已经侦查过了，包围清华的特务这会儿都找地方睡觉去了，咱们就插这个空。你先翻墙出去探探路，如没人就钻青纱帐。再往前探，如果没动静，就回来叫我。”“如果外面有人，把我抓起来怎么办？”我有些紧张。“你带上学生证，万一逮了你，也没关系。名单上没你，你什么也不要承认。大家一闹，过两天他们就得放你回来。”他说现在情况紧急，只能试试这条路。我又问：“我怎么回来？围校以后，校车已经停了。”“你就坐火车回来，大大方方进校门。如果不让你进，你就找没人的地方翻墙进来。”“那我在城里呆两天再回来。”“不行！你当天必须回来，这边还等着我们的消息呢。”他让我赶紧穿衣服，在楼门口等我。

我立即穿好衣服，拿上学生证，到了

楼门口。我们一同走到新斋东面的畜牧场，校园内没碰到任何人。在畜牧场的围墙边，王承燧把我托上墙，这时天色已蒙蒙亮了。我骑在墙上向外张望了一下，四周一片寂静，没发现有人。我就从墙上跳下，向东走不远钻进玉米地。走进青纱帐，身体碰到玉米叶子唰唰作响，心里感觉很紧张。在玉米地里视线很短，如果前面突然有人跳出来，简直猝不及防。就这样小心翼翼地走了大约二三百米，没发现周围有什么动静。于是我反身回到出发的地方，在约定的地点把一块小石头扔进了围墙，同时轻声喊他。他应了一声，我贴着围墙告诉他没问题，可以出来。这时我走到畜牧场的门旁，本是想靠在门边隐蔽一下，但一靠上去却意外发现门竟然没锁。我马上轻声招呼王承燧不要爬墙了，从门出来。于是我在前，他在后，我们又钻进了玉米地。

进了玉米地，天已经亮了，在这里停留的时间越长越危险，我们得赶快走。我们一前一后在玉米地里向东一路钻下去。慢慢地，也不像刚出来时那么紧张了。因为走得很快，手和胳膊被玉米叶子划破了，生疼。但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走了约二三里路，离开清华园很远了，我估计应该已走出了包围圈。我们就从玉米地里钻了出来。没想到走了几十米，就看见一个农民坐在路边，那样子显然不是在地里干活的。我脑子里第一个反应就是：“糟了！碰上剿总的岗哨了！”那人已经看见我们了，再躲已经来不及，而且会引起对方的怀疑。我灵机一动，硬着头皮主动打招呼：“老大爷，这么早哇！”“唔，你们这是？”那人一边搭讪着，一边打量我们。“早上遛遛。”我故作轻松地说。

一边说一边走过他的身旁，这时，他一下站了起来，我的心立时提到了嗓子眼儿！但他看着我们没再说什么，我们故意放慢脚步，怕他从背后看出破绽。等到回头看不见那个人了，我们立刻又钻进青纱帐，长吁了一口气。

王承燧说：“主动打招呼对了，那人没准儿是看庄稼的老乡。”“肯定不是！看庄稼的老乡站起来看我们干什么？”不管怎么样，那人并没有跟上来。一场虚惊后我们一路向东，步行进了德胜门，再没发生任何麻烦。

进了城，来到了王承燧的家。一进门，王的母亲又惊又喜，她已经在报纸上看到了通缉名单中儿子的名字，正在提心吊胆。她问：“这几天你在哪儿啊，真是把人吓死了！”王把我介绍给他母亲，告诉她是我把他半夜送出清华的。王妈妈要出去给我们买吃的，我们立即阻止，因为出去买菜，就会让邻居感觉到家里来了

人，王妈妈听从了我们的话。王承燧因为一宿没睡，又在玉米地里走了很长的路，精神高度紧张，这会儿精神一放松就困了，便倒头睡去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点不困，就坐在那里看书。老人做好了饭，叫醒了王承燧，我们一起吃过饭，互相告别后我就立即启程，到德胜门坐上了回清华的火车。在清华园站下车后，一边走一边盘算怎么才能进校门。

快到南校门时，我四周看了一下，有三四个同学都在向校门口走，但没有认识的。距门口还有几十米的地方，我被几个穿便衣的人拦住了：“干什么的？”“学生，回学校。”“从哪儿回来？”“城里。”其中一人把我领到路边一个院子门口，问我要学生证。我递给他后，他就拿着我的学生证进院子了。我知道他是去核对抓捕名单，因为事先已预料到会是这样，所以并不紧张。

一会儿，那人出来把学生证还给我，

说：“去吧！”我不大相信他们同意放我进学校，但我佯装认为他们允许我进，所以抬腿直奔校门。“回来！回来！不许进学校！”身后那几个人大声冲我嚷起来。我停住脚，回身说：“你们不是检查过了吗？怎么还不让进？”“不行！上头有规定！”“不让我回学校，让我



1951年清华大学毕业班党员合影。3排右7为作者李维统

□ 值年园地

去哪儿？现在火车也没了，城里也回不了。”“那我们管不了。反正你不能进学校！”我知道再磨也没有用，就转身沿着围墙边的小路向西走，想找没人的地方伺机翻墙。走了一段路，前后一看没人，我敏捷地闪进了玉米地。刚进玉米地没走几步，突然有人喊：“出来！出来！”我立刻停下脚步，还没容我多想，已看见两个人一前一后拨开玉米叶子向我走过来。我明白碰上“暗哨”了！我只好从青纱帐里走出来。打头的那个人盯着我问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“清华的学生，要回学校。”“回学校？那你上这儿来干嘛？”“南校门你们不让进，我想去西校门。”“那你干嘛往玉米地里钻？”那人突然提高了声音。我灵机一动回答说：“我想进去撒尿。”“你手里拿的那个包呢？”“我没拿包啊。”我手里确实没拿包，不知道是他们隔着青纱帐看错了，还是想诈我。他们不说话了。我见他们不做声了，知道他们没看出什么破绽，我转身继续向西校门走去。

快到西校门的地方，靠着清华的围墙有一个院子，这院子可能是清华职工的宿舍。我走进院子，想在这里看看能否翻墙



李维统学长（左2）返校时与同学合影。
右起：陆建勋、张履谦、宣祥鏊

回学校。我刚进去，后面一个女生也跟进来了。这时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迎出来，对我和那女生说：“你们不能从这里翻墙。我们已经向警察保证了不许任何人从这里进出清华，他们才答应不在这里住人。”我听完一声没吭转身就往外走。那女生好像还不死心，留下说想讨口水喝。

我出来后又继续向西校门走去。还没到门口，就看见四五个便衣在把着门，见我过来就上前拦住了我。还是和南校门一样的问答，要了我的学生证，进了路边的一个窝棚，不用问又是去核对名单了。出来后，那人没还给我学生证，却把我领到另一个小头目模样的人跟前，说：“他要回清华。”这小头目穿着黑绸衬衫、深咖啡色裤子，头发从中间分开，一看这身打扮就是特务。他看了看我的学生证，然后盯着我问道：“你干什么去了？”“从城里回来。”“上城里干嘛去了？”“看亲戚。”他沉吟了一会儿说：“你等一会儿。”拿着我的学生证转身进了西校门，我猜想是不是里面还有个更大的特务在审查？正想着他回来了，像闲聊似地问我：“那些共产党在你们学校里都搞什么活动？”“没听说学校里有共产党啊。”“怎么没有！现在要逮的就是共产党！”“我没听说谁是共产党。我只管读书。”“他们就从来没找你开过会？”“找没找别人我不知道，反正没人找过我。”他看出了我的冷淡，觉得聊不下去也就不再说话了。冷场了一会儿，我就问：“可以让我进学校了吗？”他说：“还要再等一等。”还让我等什么呢？我脑子里想着：是等一等放我进去？还是再另行发落我？

正在这时，站在校门口的另一个特务



一九五〇年大礼堂前，李维统（站立者左三）与同学合影。前坐者左起：宣祥彦、朱镕基、章希博

对他说：“来了。”他听后就叫我跟着他进了西校门。进门后十几米远处站着两三个人，我一眼认出了斋务股的丁先生。他带我走过去，把我的学生证递给了丁先生，说：“丁先生，就是这个学生，交给你了。”丁先生接过学生证转手就给了我，一边说：“好，好。”然后领着我快步向校内走去。我终于回到了清华园，经过西院时，看见十几个同学正在聊天，有认识我的同学就冲我喊：“干什么去啦？”我抑制不住完成任务的兴奋，回答道：“刚从城里回来！”

我一进校园，就直接去找刘崇仁。这时膳团（食堂）早已关门，我们一起来到新斋东面的小饭铺。我小声汇报了护送王承燮一路上的情况。几天后，组织告诉我王承燮已顺利抵达解放区。

清华园还继续被围着，时间长了，菜运不进来，膳团已没有菜吃，我们每天就吃煮黄豆。又过了几天，剿总终于和校方达成协议，全体在校同学集中在大礼堂排好队，由剿总的人将所有学生证收齐，然后逐个核对。同时有校方代表和学生自治会代表在场。大约两个多小时，就全查

完了，当天清华园就解除包围了，学生自治会马上贴出大字报：“痛失自由三小时！”

9月初刚开学，刘崇仁突然来找我，告诉我他也要去解放区了。行前，我们俩去成府路照了一张合影。他走时我送他上校车，我们紧紧地握手。他悄声对我说：“解放后再见！”

看到王承燮和刘崇仁都去了解放区，我心里也很想去。当时解放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，形势变化比我们预料的要快得多，许多同学包括我在内思想上都准备离校南下去解放全中国。可是，很快传达了中共北平市委的决定：理工学院的学生要留校好好学习，这是新中国建设的需要。

1949年3月，清华园已解放。一天，薄一波、周扬来到清华，事先没有任何通知，所以也没有人陪同。有同学在化学馆前认出了他们，当他们走到体育馆前，已经聚集了几十人，有人要求他们讲话。薄一波就对我们说，我们这些光会打仗的人以后不受欢迎了，以后主要看你们的了。他还开玩笑说，今后女同志喜欢的也是周扬同志和你们这样有知识的人，新中国要靠你们了！

4月，北平市委决定公开学校的党组织，公开前先在组织内打通横的关系，北系和南系的党员在党内公开了。平时凭感觉猜测是党员的同学大多得到了证实。电机系在明斋117（朱镕基、郭道晖等人的宿舍）开了第一次会，大家在会上第一次互称同志。不久，在学校的大饭厅到明斋的过道上，贴出了清华地下党总支和各个支部的党员名单，党员人数有120人左右。公布后，有同学开玩笑说，原来清华有120多个“共匪”啊！